

《游魂归来时》出版

程抱一著，巴黎，Albin Michel 出版社，2012 年 4 月，156 页。

在程抱一文学著作的深层思想中，灵魂问题无疑占有特殊的地位。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小说《此情可待》、诗集《真光出自真夜》、长诗《莱里奇挽歌—悼雪莱》等作品中。近些年来，程先生多次在公共场合直言不讳：“要为灵魂正名”。当然，谈论灵魂，并不意味走向宗教或神秘主义。程先生认为：肉体、精神和灵魂是构成人类存在的三个基本元素。如果说精神在本质上具有普遍的共性，灵魂则是构成每一个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的最内在的标志。它回响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，从不间断。忽略或者避而不谈灵魂问题，只能造成对人类存在认识的贫困化和简单化。所以，在他的作品中，灵魂问题构成他探讨人类命运的“通奏低音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游魂归来时》是程先生一贯思想的必然结果。所不同的是，在这部新作里，灵魂由“通奏低音”变成了“主弦乐”。作者采用古典悲剧的体裁，以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故事为蓝本，谱写了一曲“魂歌”。全篇共有五幕和一个尾声。每一幕由合唱开场，继之以剧中人独白。剧情很简单，作者在荆轲和高渐离之间，构思了春娘这个角色。通过三个主人翁的独白，展开了他们之间的友情、爱情和生离死别的悲剧。显然，作者的意图绝不是讲述一个中国古老的故事，而是要借助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史实，经过艺术和语言的升华，探讨恶与美、生和死、爱情和友情等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普遍性问题。恰如程先生所说：“那些活过极度悲剧的人，可以向生命提出极限的质问”。至于剧情是发生在中国战国时期，还是在另一个国家、甚或另一个时代，这已经无关紧要。尾声的长诗《归魂歌》(Chant des âmes retrouvées)集中体现了作品内涵的神韵。全诗共有 183 句，每三句构成一节，或似三个主人翁你一言、我一语地交谈，又似三人和声同吟。生兮？死兮？去兮？来兮？“归魂”在共鸣中与天地同在。这是一部不仅需要用精神去领会、用肉体去体验，而且需要用灵魂去感应的“灵魂交响曲”。

自今年四月《游魂归来时》出版以来，巴黎各主要报刊杂志纷纷载文评论和介绍。有行家认为，该书是程抱一文学作品中最具有哲学性的一部（Roger-Pol Droit : « Le génie des mélanges créateurs », *Le Monde des Livres*, 28 mai – 3 juin, 2012）。更令程先生

本人欣慰的是，许多读者自发地给他写信，倾吐心得和体会。其中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：“您用笔锋来感触和抚摸灵魂。在您的笔下，灵魂既飘逸又富于肉感。…衷心地感谢您，尊敬的院士先生，让我们读到这样一部令人升华的作品。您象但丁那样让我们在美的阶梯上又迈进了几步。”

（裴程）